

# 一个妈妈的手记

作者：眉子（剑桥中文学校家长）



**编者按：**《剑桥园地》发出征稿启事之后，本刊收到署名“眉子”的一组稿件，内容是围绕着两个在剑桥中文学校上学的儿子在校内校外，家里家外的日常生活。话题似乎是信手拈来，但读起来却饶有趣味，令人感受到妈妈和孩子之间的互动，感受到孩子们在剑桥中文学校学了中文之后，就到处都有英雄用武之地了。本刊特选登如下，以飨读者。

## 不许上网！（2013-04-17）



我家猪小弟都是穿哥哥旧衣服。外套什么质量还好的，等他穿完了再捐出去。汗衫 T 恤磨得很的，剪了做抹布。他们的破袜子我也洗干净了，一次性擦炉子。物尽其用，人尽其才。

那天我正一剪子下去，将 T 恤两个长袖子剪掉，猪小弟大叫：“你怎么把我衣服剪了？”“这件衣服，肘子那都磨虚了，马上就是个洞。不要了。”“So？我喜欢这个衣服，我还可以穿。”

过了一天，又想起这茬，“你把我衣服剪了，你不许看 WXC 了！”“这跟那有什么关系？”“有关系。那个衣服是我的 favorite。你的 favorite 就是 WXC 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许看。”“那衣服都破了，没用了。”“So？我喜欢，我还可以穿。”“你就算穿，也最多穿一年，你还在长。”“哪？我还可以穿五个 year。我小时候的衣服都可以穿。但是你把它剪了，我就 forever 都不能穿了。所以你不许看 WXC。”

弟弟是个“语咕咕”，想起来就说一遍，想起来再说一遍，并且自以为抓到了我的把柄，查看我的手机电脑，一俟发现，大声抗议：“我已经跟你说了，不许上网看 WXC，你怎么不听呢？”“咿呀，要你不上网就这么难哪？只怕要 10 个 year 你才得 quit。”最夸张的时候，他弹钢琴弹得好好的，突然冲过来看我在看什么，是不是 WXC。我被他整得快疯了，说我去给你买新的。“要一模一样的。”

自然不可能有一模一样的。虽然我同时买了两包糖。他欣然接受了糖，衣服拒绝了。

然后又是，“你不许上网。”“怎么了？”“你记不记得，你把我衣服剪了？”“我不是赔给你了么？我赔了你那么多好东西，还有两个青蛙糖！”“So？你把我衣服剪了！”

## 升还是降？（2012-05-24）



弟弟小时候，我们让他吃水果，总说：“这个好，多吃点，这个降火的，别吃太多了。”

他拿不定，就先问：“这个是升是降？”

终于还是迷惑，“要是你又吃这个，又吃那个，你是不是又升又降”，一边说一边蹲下窜起，“你就在那蹦？”

## 大珠小珠落玉盘（2012-02-29）



刚生弟弟那会，很感慨，咳，又生个小猪。老公说，怎么，大珠小珠落玉盘。

哥哥从小被唤作猪，没觉得猪有什么不好。这下升格做大猪，挺高兴，站在沙发上，两只脚一上一下交替抬起，身体随之摇摆，即兴赋诗一首：

大猪，小猪，  
爸猪，妈猪，  
爷猪，奶猪，

我们屋里都是猪！

我哈哈大笑。爷爷奶奶严肃惯了，木着脸，不好笑。

弟弟却对猪腹诽颇多。我叫他“猪”，他回敬我“牛”。再叫他“猪小弟！”他回“牛大妈”。瞧，多工整啊。有一回急了，大叫：“我们屋里没得猪，只有你是猪！”

大珠小珠落玉盘，这是我们家爸爸念过的最动听的一句诗。谨记之，许嘉赏意。

## 妈，是你吧（2014-01-28）



我看到个笑话，讲猪小弟听。才开口，说有个人妈蛮苕，猪小弟笑嘻嘻接道：“妈，是你吧？呵呵。”

## 弟弟 100 分（2012-09-25）



本来很郁闷，老公说，你不用担心，弟弟好得很，他得了 100 分。什么 100 分，拿来看哈。

弟弟弹完琴，乐叽叽地把卷子递过来，顺便在冰箱摸了个冰棒。刚开学，算是摸底考试，老师说不会做不要紧，今年学完了大家就都会做了。3 分钟 100 题，每题 1 分。弟弟说最少的一个只得了 10 分。他的好朋友也全对，就是慢，只做了 66 题。他是 4 年级 2 个班唯一的满分。

弟弟得 100 分真不容易，曾经是 80 - 30=5 的主，0 直接就减了，忘记写了。再加上个陀螺屁股，没一刻消停。弟弟得意洋洋，说今天作业太简单，我 20 秒就写完了。老公也得意洋洋，他的基因又起作用了。哥哥忙着打游戏，不就 100 分么，人从来不显摆。

这都是上中文学校的功劳，进度差太多了。而且还有中文课。去年感恩节老师布置作文，要写一个值得感谢的人，点点滴滴记在心。弟弟回来就炸了：“150 个字！我怎么写呀！”你不去想那个字数，先想好写谁？好，爷爷。爷爷每回做了些什么事啊，他有没有做饭？有没有跟你玩？你写下来不就行了。

《谢谢你，爷爷》

爷爷来美国跟我们生活了一年半，现在回中国了。

爷爷很喜欢我。他每天早上起来跟我们做好吃的。我吃饱了就高高兴兴去上学。晚上他也做好丰盛的晚餐。每天放学爷爷都去接我，然后跟我玩。爷爷也教我下中国象棋，还跟我一起打网球和羽毛球。爷爷有时候帮我做中文作业和数学作业。我很喜欢跟爷爷一起玩。

昨天我跟爷爷打了电话，我很想他。谢谢爷爷为我们做的一切。

弟弟写完了一数，152。耶！

暑假回中国，弟弟学了个新词



暑假回中国，弟弟学了个新词：二，很二。为了彰显得他学贯中西，冲我回眸一笑：“You 二！”

我赢了我输了(2012-06-21)



这一季的棒球落下帷幕。哥哥虽入选 Yankees，但他们没进决赛。教练发来邮件，每个队推荐 2 人组建 all star，7 月 4 号为独立日助兴。而他们队当天只有 5 人在家，选择范围小。我兴冲冲跟老大说：“你可以投你自己一票！”他居然鄙视我：“妈你知不知道什么叫 All star？”“就是全明星队。”

“是啦。”滥竽，你太有自知之明了。

他之所以入选 Yankees，是因为他朋友的爸爸任主教练，有权挑人，并将权下放给儿子，就挑了他。从这一点来说，他做人还是相当成功的。以他朋友对他的了解，自然深知他乃非运动型人才。仍选他，卖个面子。为了大家一起玩，have fun!

弟弟今年也打棒球。经常回来说几比几又赢了。他在队里最矮，又瘦又小，却跑得最快。棒子一扔，蹭蹭蹭就蹿上二垒了。然后伺机而动，只要他的队友打到球，别人还在追随球的走向，他已如离弦之箭射向本垒。得分！在 12 平的情况下，小旋风最后一分钟跑赢了球，再得一分，为他们队进入决赛立下汗马功劳。因为那天还有钢琴课，要迟了，我急得不行。事后弟弟说：“妈你要是叫我先走了，我们就不得赢了。”决赛，双方拉拉队声势浩大，什么爷爷奶奶，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。我们自然也饱餐战饭，全家出动。哥哥极有涵养，向老妈现场解说。酣战 2 小时，弟弟队以 8：7 败北。赢的人趾高气扬，喜形于色。输的无精打采，假装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然后冠亚军都得了奖杯，亚军的小一点。一个 baby 抱着他哥哥的奖杯又咬又啃，口水嗒嗒。

球打完了，学校也放假了。夏天，游泳，网球。项目一个接一个。不管赢了输了，推爸推妈都无怨无悔在屁股后面撵，赔钱赔命。只要你们玩得开心，茁壮成长，good good study, day day up!

昨天今天每天



每天早上猪小弟都叫我起床。那一声拖腔拖调的“妈~~~”宛如天籁，我软软地应着，赶紧起来，干净利落，15 分钟收拾妥当出门。猪小弟早都吃过早餐，歪在沙发上随便翻两页书，看我下楼就去穿鞋。

车上就是我们的亲子时间了。随便聊聊学校的事，或者不聊，彼此默契。他不许我开音乐，说我唱的歌都蛮苕，不如不听，不如听他说话。过几个红绿灯，到了进学校的那个左拐路口，穿着黄色交通背心的指挥员，伸出手掌停下对面车辆，就把我们象赶羊子一样赶过去了。学校门口下车，经常有 car pool，一车的孩子，有时打开后车门，又钻出来一个。

昨天他站在床边推我，“妈，今天有个表演。”我一下就清醒了，“你怎么不早说？要家长参加吗？我要请假，几点？”“六点一刻。”“哦，晚上是吧，那没问题。”下午正开车呢，音乐被切掉，猪小弟的声音立刻充斥整个空间，“妈，你蛮苕（这算他的口头禅了，跟我打招呼）。”“怎么了？”“今天有表演，六点一刻。”“我知道呀。我在路上，马上到家。”“哦，never mind。”

回到家我爸妈饭菜都摆好了，马上吃。我说正好，爷爷奶奶一起去看节目。猪小弟白衬衫黑裤子，都是哥

哥以前的行头。上次为了找这条黑裤子，我翻箱倒柜，记得我清衣服的时候拿出来过的。结果，就挂在猪小弟的衣柜里。”哈哈，妈你好苔啊。”

猪小弟是歌咏班的，分声部，他在高音区，唱了三首歌，然后是器乐班。这算是音乐课的汇报演出。当年大猪拉小提琴，巨多表演，他那时开始留长发，跟他的两个朋友一起，似野马分鬃，那两个金发，一左一右，三个人头发一飘一飘地飘上台去。腋下夹着琴。少年啊，要不要那么耍酷。

今天似乎晚了，到了赶羊子的路口不见黄色背心的交通员。猪小弟大大咧咧地说还早，7点31，上次都34分也赶到了，没迟到。悠闲地在车里哼着歌。我紧赶慢赶，排在校门口送孩子的汽车长龙里往里挪。

每天，猪小弟拉开车门下车的时候，我就对他说一句：“Have a nice day! I love you!”猪小弟装没听见，背着巨大的书包往门口走。如果他时间多心情好，定会扭头一笑，“妈，你蛮苔。”

爸爸怎样做思想工作 (2012-02-15)



弟弟小的时候，我们家房子也小。他的小床紧挨大床。哥哥另住一间，上下铺。

后来弟弟大点了，想将他挪出去跟哥哥一起。让哥哥睡上铺，哥哥明确说：“不！”但是让弟弟爬上爬下又危险。于是爸爸跟哥哥说：“你睡上铺。要是你晚上撒了个尿，尿就流了弟弟脸上了。”哥哥嘴角往上翘，脸上似笑非笑，非常痛快地说：“好！”

遛儿子 (2012-03-02)



儿子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家旁边有个公园。经常和老公一人牵一只小手去散步。

公园很多人遛狗。我逗儿子：“看别人都遛狗，我们家又没有狗，我们就遛儿子。”

儿子开开心心扬起一张小脸，脆生生地说：“我就遛爸爸妈妈！”

非运动型人才 (2012-3-21)



儿子两岁的时候，爷爷奶奶带他去串门。回来对人家的小姐姐佩服得五体投地：“那个

姐姐什么都会！她会跳舞，她会游泳，她会写字，她还会弹钢琴！”奶奶在旁插嘴：“别人还让他弹了哈。”

我很奇怪：“那你会弹吗？”“我会弹！我会弹！我就是弹不好那个歌（指曲子）。”

五岁的时候，看别人学琴，勾起了他对幼时偶像的美好回忆，也要学。那就学吧。后来又学画画，老师表扬他：“嗯，他不错，他坐得住。”

但他是男孩呀，总不能都坐着吧。让他去踢足球，也喜欢，基本上只能跟着跑一跑，摸不到球。

有一天回来说他进了三个球，嚇了我一跳，稳了稳神，“那别人呢？”“最多的进了17个。”原来是练习射门，他进了三次。不久他在艺术课上画了幅足球画，他自己顶天立地站着，队服护膝球鞋俱全，脚下是草，远处的背景有灌木，两棵树，及一个红色房顶，一个黄色大太阳。他头顶上呼啸着飞来一个足球，球旁边还画了两道斜杠表示风声，很有创意。可问题是，他站着呀，他没有去扑球，他动都不动。在他心里，球来了跟他没多大关系。

他在课后班有个小跟班，非常敬重他的才学。那这位小弟是游泳队的，浪里白条一枚。一次在游泳池撞见，可怜那小弟目睹自己老大往肚子上绑浮漂，嘴巴大张，差点一口水呛着！偶像啊偶像，为什么要让我失望。可以打棒球了，头盔棒球手套球鞋都置齐了，煞有介事。带弟弟一起去看他打球。两人一组练习扔球接球。才看了几分钟，弟弟就开始点评，小脑袋还摇来摆去：“这些人里面哥哥最不会丢球球。那个小人（小个子）最好。”但他喜欢。每次照相，填好姓名身高体重位置队名，就可以得好多 trading card，跟真的明星卡一样，很酷。

然后痛苦的时刻来临。下一季棒球能否升级要先考核，tryout,不能直接升，而且还有打分。我担心他会难过，想打打预防针。人高兴着呢：“一般都是最差的队先选，最好的都去了差队。”言下之意，象他这种差的最后就可以去好队了。结果他分到一个最差的队，整个赛季保持全败记录。我看到一个孩子几乎闭着眼睛拿棒子乱挥了一气，生怕球打到他了。在猪一样的队友面前，我儿子脱颖而出，至少他是眼睁睁地看着球过来，接得住接不住另说。虽然被打得落花流水，但他上场频率超高，很 enjoy。

草长莺飞，下个星期新的赛季又要开始了。这次他被分在 Yankee。我再二，也晓得 Yankee 是哪棵葱。望着儿子满怀希冀的脸，但愿他们不是拿 Yankee 开涮。

